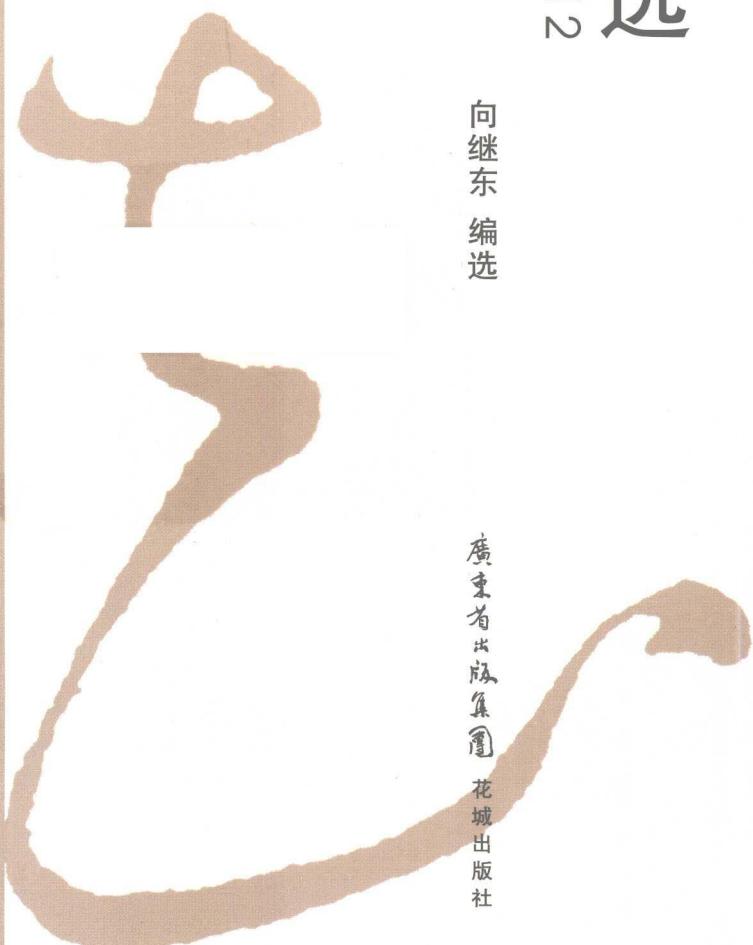


2012中国书画年选

China Report 2012

向继东 编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2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 向继东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692-2

I. ①2… II. ①向…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371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欧阳蘅 林菁 秦爱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75 2 插页

字 数 376,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n.com.cn>

序

向继东

何谓“民间记事”？其实就是不代表主流的，纯系民间的视角，检视一年间发生的事。

无论怎么看，2012年的“王立军滞留成都美领事馆”、“全国保钓反日大游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等，也许都称得上是“大事件”，无论以后怎么看，也许总有人会提起它。王立军最后被判刑15年，本想收文，但考虑到新华社独家披露此案的长文的影响力，也就罢了。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几乎成了“举国盛宴”，大小媒体狂轰滥炸，然所言大同小异。本书所收《作家不可以为奖项而写作》，似还有些新意，也很实在，远比那些把莫言“当唐僧肉”来啃的泛泛之作要好。

“保钓反日大游行”成了2012年大事件，仔细想想还颇有些滑稽。你看那些所谓的爱国者，把自己同胞买来的车砸了，把“日资”商店砸了，最后谁买单？不言而喻。我这里特别推介《砸车者蔡洋生存碎片》一文。蔡洋何许人也？他是个21岁的泥瓦工，从南阳来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那天下班，看到爱国的游行队伍来了，他参入进去，“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直到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他还不明白自己闯了什么祸”。报道说，“蔡洋曾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他想要得到更多，想证明‘我很重要’，但属于他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样贫瘠。而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读这样的文字，使我一下想起一百多年前义和团的拳民，其愚昧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也为我们这个民族悲哀，一百多年了，我们在某些方面几乎没有进步！

我们记得，“依法治国”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如今30多年过去了，又怎样呢？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自己供职的媒体曾编发过《青年法官

伍治东蒙难记》，说的是湘中某县一公安局副局长的枪被一伙蒙面歹徒抢去了，抢劫过程中歹徒遗落一件印有“冷江师范”的汗衫，于是此物成了破案的“唯一线索”。凡当地上过此校的所有人被传唤，交代此汗衫的下落，因某县人民法院青年法官伍治东说不清自己这件汗衫的去向，于是被收审，由县公安局转送到市公安局。伍治东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受尽各种刑讯逼供，甚至把鼠刺放进其腋下和裤裆……真是生不如死。当时的《南方周末》摘录此文，并加“编者按”称：湘中某公安局拘留所比“渣滓洞”还“渣滓洞”！媒体披露后，伍治东仍未获释，直到“劫枪”的真凶另犯大案被抓，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不是说严禁刑讯逼供吗？其实在某些执法者眼里，只要能“破案”；一切都可用其极。再说重庆的“打黑”，缘何演变成“黑打”？就因为法制已沦为个别当权者随意所用的工具。收入本书的《狱侦耳目》、《法院院长公开求证：我有何违法》等，读来都是触目惊心的；还有《刑警支队的生意经》，更是让人想到法治离我们真的还很遥远……

我常听人说，我们的国力如何如何了。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综合国力紧随美、日、德之后，上升至第四位了。并以2011年数字为例，军事力量世界第二，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内市场规模世界第三，科技力量世界第二（航空航天科技、军工科技、核科技、电子信息科技等核心领域世界第二、船舶科技世界第一），占全球商业500强比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口世界第一，高等院校在校生总数世界第一，世界第一金牌数（体育超级大国地位的象征）。吞吐量世界十大港口，中国拥有五座以上，如上海、香港、广州、深圳、青岛、天津等。经济上与欧盟，美国形成世界经济大三角；军事上与美国、俄罗斯形成世界军事大三角，超级大国地位显现，等等。这些成就也许是没错，但还应该看到另一面，国民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十亿农民和城市底层人们的生活亟待改善，只要读读收入本书的《凤凰向西20000米》、《六旬夫妇跳楼前的“洼地”生活》、《矿难的伤疤》、《北京爱与病》等，也许你会发现“另一个中国”！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富得令人炫目的资本，还有多少问题等待我们去面对而不是回避。好在新当选习近平总书记说了，要“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教育问题是这本年选持续关注的重点，连续五年都编有专辑。今年收了《“奇官”罗崇敏的新“折腾”》，说的是云南省教育厅长罗崇敏，他真诚为学生“减负”，并在全省统一取消中考，但这一改革很快遭到上层的质问：“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汇报？”罗崇敏主张对学生进行“三生教育”，即“珍爱生命、学会生存、幸福生活”，这显然是有眼光的，远比那些大而不当的空话套话实在，可实行起来力不从心。深圳已故中学教师马小平，被北大教授钱理群称为“最具世界眼光”、“可以称得上是教育家”的人。马小平的理想就是：“要赶在灾

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但作为一个普通教师，马小平的孤独和悲剧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年复一年，教育问题年年喊，却依然如故，因此才有高三班主任不堪重负而自杀，才有买人替考、“两万五，上一本”的咄咄怪事，才有高职评委开房收钱“沽售教授”，才有“国家考试失守”，“泄题”几乎成为今年的热词，于是才有 2012 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要求教育部长公开回应“泄题事件”……

今夕何夕？读读这本书，也许知道一个大概了。是为序。

2012 年 11 月 16 日，于长沙闲居斋

Contents 目录

001 向继东 序

人 物

- | | |
|-------------|------------------------------|
| 001 曾 鸣 袁幼林 | 钱理群“告别教育” |
| 008 | 附：理想主义者要学会毒蛇般的纠缠 |
| 013 张 英 | 白岩松：说真话是新闻最基本的底线 |
| 018 赵佳月 张 蕃 | 学会在妥协中追求——对话韩寒 |
| 027 马国川 |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 |
| 039 萧三匝 | 萧功秦：我更担心改革被锁定 |
| 048 徐庆全 | “三多三少” 杜润生 |
| 057 李怀宇 | 莫言：作家不可以为奖项而写作 |
| 063 朱又可 | “人道主义是我诗中的红线”
——专访诗部长吉狄马加 |

吏 治

- | | |
|-------------|--------------|
| 069 王 刚 周夏中 | 调查组要来了 |
| 077 褚朝新 侯 越 | 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 |
| 082 黎 广 | 乌坎事件调查 |
| 088 张 辽 | 刑警支队的生意经 |
| 093 冯军旗 | 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
| 099 曾向荣 | 交通厅书记的牌局 |

- 106 刘长 30 年坐堂审案，不如 19 个月“震撼教育”？
法院院长公开求证：我有何违法
113 杨江 “贪官刑满入编”真相调查

世 相

- 121 陈鸣 习宜豪 砸车者蔡洋生存碎片
127 范承刚 红色朗读者
132 刘长 狱侦耳目
138 刘佑清 白皓 可怜之刃刺向可怜之胸
——执法大队副队长死亡调查
143 赵一海 裸商——在国内赚钱，去国外安家
149 叶铁桥 贵州部分公考考生体检陷入“罗生门”
156 孙旭阳 上访农妇告赢精神病院
——“被治疗”的吴春霞获 10 万抚慰金赔偿
162 张舟逸 永州“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始末
166 柴会群 “承包”医疗纠纷
——医患通吃的驻院安保公司
174 曾向荣 附：第三方就是公了变私了：“安保队长”齐红自述
白色巨塔里的血案
183 蒋昕捷 沈巧红 染色的中药
——国家药监局“拆台”，药都身陷染色丑闻

底 层

- 189 雷磊 矿难的伤疤——一个矿工村的生存样本
196 陈薇 凤凰向西 20000 米
202 雷磊 不存在的村庄
209 赵涵漠 留住女儿
219 李蔚 一个智障患者的非正常死亡
225 孔璞 六旬夫妇跳楼前的“洼地”生活
233 付雁南 北京爱与病
242 高定一 欧阳余涛 环卫工人沈建国之死
245 朱振辉 我们的命运哪里还能改变？
——一个“农二代”职校毕业生的来信

教 育

- | | | |
|-----|-----------|---|
| 249 | 赵一海 | “奇官”罗崇敏的新“折腾” |
| 254 | 曾 鸣 | 一个中学老师的“教育家梦” |
| 258 | 刘一丁 | 馆陶县高三班主任之死 |
| 264 | 叶伟民 | 写历史，九〇后有话说 |
| 270 | 陈 鸣 范承刚 等 | 沽售教授 |
| 274 | 秦珍子 | “三无教授”请辞硕导 |
| 278 | 曾 鸣 沈 颖 | 泄题 2012：国家考试失守 不止考研英语 |
| 284 | | 附：启航为何裸奔冲锋 |
| 287 | 雷 磊 夏 远 | 枪手在行动
——南方周末记者卧底 2012 高考河南替考组织 |
| 291 | | 附：买“枪”：两万五，上一本 |
| 294 | 田波澜 | “有什么样的考试，就反映出什么样的公共文化”
——许纪霖教授谈法国高考及中国教育问题 |
| 299 | 付雁南 | 读书改变了什么 |

人 物

钱理群“告别教育”

曾 鸣 袁幼林

任教五十年，钱理群在2012年教师节前夕宣布“告别教育”。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屡战屡败的结果。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一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老教师钱理群表达了“告别”教育的意图。

1960年大学毕业后，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先后任教于安顺卫生学校和地区师范学校；198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退休，再由大学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纠缠”十年，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任教五十年，2012年9月9日，在一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钱理群最终发出告别宣言。

“节节败退”

2004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

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后一节课上，即将退休的钱理群告诉那些眼含热泪送别他的大学生们，他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一是去南师大附中教书，一是去北大教书。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里完成未竟的梦想。

师大附中课堂的冷清却令钱理群始料未及。开课之前，南师大附中的老师和鼓动学生报名时说的一样：你们都向往北大，钱先生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但你们现在考上北大也听不到钱先生的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走到你们中间来上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一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前来蹭课的学生们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教了大半辈子大学生的钱理群极为重视给中学生的讲课，他在北京备了两天课，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写教案，并提前四天来到南京准备。他回忆，课程的质量和氛围都极佳，每堂课学生都听得极为认真，课后作业也表示收获很大，但听课的人数却渐渐少了下去。

一位学生在写给钱理群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一模一样：一开始人很多，慢慢地就减少到二十余人。

钱理群不禁悲叹，他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它反映了中学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在走进中学课堂之前，钱理群何曾预想到这样的冷清凄惨。他曾对自己的中学教学报以热望。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他谈到自己退休后投身基础教育的初衷：“就当下中国来说，我还是坚持这一点，我们既要进行制度的改造，同时也要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说到最后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人性、道德底线的突破，是你一下子解决不了的，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教了三十年最好的大学生，钱理群得出一个结论：“我为什么关心中学教育？因为我觉得改变人心，可能是更艰难的，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工作。”

但从中学生身上得到的反馈令钱理群始料不及，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用了“节节败退”来描述自己的中学授课经历。一次在台湾的座谈中，钱理群苦笑着回应那位给他写信的学生：“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一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

学的课堂！”

你赶我，我偏赖着不走了

之所以走进中学课堂，除了青年时的梦想，这还是钱理群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一次执拗的“反击”。

开始介入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在1998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

“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找我，说我们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新课标，准备请你来做新课标专家组的顾问。他真是找了我三次，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懂教育。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找你，我们教育界已经推不动了，正因为你外行，借助外力才有可能推动，我就同意了。”

钱理群想着兹事体大，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大量写文章谈教育观念。“结果就触犯了其他利益，比如新课标要编新教材，那就触犯了出版社的利益。而且我的出现，对语文教育界的一些权威构成威胁和挑战。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批了我整整半年。”

不久后，钱理群去福建讲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说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通威胁电话激发了钱理群的犟脾气。“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关心到底。”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而且比以前讲得更多。仅2007年11月份，钱理群就在福州、东莞、苏州、常熟、上海五地十五次大谈教育。

在1999年后，钱理群退出了教育部的官方序列，却不停在民间行动。“广东有一个老板要投资编一个课外读物，我就编新语文读物，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整整一大套，影响非常大；我还参加了清华大学高考改革试点，当时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础教育的事，我就去。”

钱理群以此明志：你要赶我走，我偏赖着不走了！

钱理群还陆续推出《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小学生鲁迅读本》等七部著作，对基础教育进行持续发声；他其他的书里，亦不断提及有关中小学基础教育。

钱理群将自己的介入分为思想者和实践者两个部分。其中2003年出版的《语文教育门外谈》，是其思想者阶段的具体成果，他在该书中高举理想主义旗帜，提出教育目标，对教育制度进行全面的刺激与批判。“我一开始就提我的教育理论，中小学教育是什么的，大学教育是什么的，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然后我明确提出‘以立人’为中心的语文教育思想。”

在《语文教育门外谈》的后记中，钱理群自己也表示不甚过瘾，“付出太多，收获却有限。特别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大的建树，说的多是常识。”

著作一本一本地面世，这个倔强的老头在他的战场持续抛出投枪和匕首，却没有从他为之战斗的人们那里得到预想的回应。一些一线老师甚至向钱理群抱怨：“感觉你的理念非常正确，但是距离我们的教育实际差得太远。”

钱理群意识到，“在高举教育理想旗帜进行批判以后还要做第二步建设性的工作，我不仅是一个思想者，同时还是一个实践者。”

同时，教育界一些专家发出质疑，“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人说要把鲁迅从中学课本里撤掉；我就有点不服气，我就说退休之后我要去上课，争取讲鲁迅，而且是开课。”

相濡以沫的朋友们

受挫于城市，钱理群决定“离开中心”，转战“边缘地带、边远地区”。

钱理群首选的地点是自己曾经呆过18年的贵州，他在那里度过了青春岁月，这也是一次寻根之旅。2005年，钱理群带了和朋友一起编写的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课题，到贵州大专院校作巡回演讲。

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意外受挫。钱理群和学生们谈民族文化传承，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问题，但大学生们纷纷告诉钱理群，他们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份好工作，他们更需要学会如何熟练掌握汉语和外语。

“因此，他们向我这位北京来的教授提的问题是：如何学好英语？”钱理群在《我的教师梦》中回忆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2006年，在给一个青年教师的回信中，钱理群写道：“我经常遇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尴尬和悲哀，最后变成一种自我证明，无非是证明自己在坚守而已，而这不就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吗？”

好在钱理群认识了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转向实践者身份后“屡战屡败”的钱理群，在清点自己的战绩时，常常说，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1999年，钱理群被中学教育界广泛批判长达半年，但这种曝光也增加了给他写信的教师人数。最多的时候，钱理群一年要给两百多个教师回信；“亲笔手写”。

这是钱理群在进入中学课堂之外的一种实践方式，并且成为日后介入基础教育最主要的一种形式。

联系最早在年纪相仿的教师中开展，比如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和福建一中的陈日亮，这些教师早已成名，并且是钱理群多年的朋友。但紧接着，一大批年轻的基层教师纷纷与钱理群牵上线搭上桥。这些联系，有的是因为有共同的学生和朋友，更多是素不相识的笔友。

其中，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被钱理群激赏为“最具国际视野”的教师，他热爱阅读，经常将书籍、电影与同事与学生分享，提出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理念，并编纂《人文素养读本》，摘选罗素、爱因斯坦、黄仁宇、王小波等人的百余篇文章，力图对学生们“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对症下药。

四川成都新都一中语文教师夏昆自封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因为他除了主课“语文”以外，还给学生教“诗歌”、“音乐鉴赏”、“电影鉴赏”三门课。夏昆有一个“窗户守望者”的理论——“我们的教育是一个黑屋子，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在那个黑屋子里面拼命挣扎。我要做的就是把想要挡住窗户的人一脚踢开，告诉每一个人窗外有多么美好的景色，并守住这个窗户。”

湖北石首小河中学语文教师马一舜和许丽芬一道被钱理群并称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两位教师，马在信中谈到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自己愿意作为一个“先觉醒了的父亲”，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应试教育“黑暗的闸门”，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这与钱理群不谋而合，作为鲁迅研究的专家，那正是他基础教育理论的最初来源。

湖北仙桃一中语文教师梁卫星则得到了钱理群“最有思想”的赞誉。这位湖北仙桃的农村教师，将对教育的观察写成小说《成人之美》。钱认为该小说将人性的阴暗描写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哲学的深度”。

钱理群将这些老师称为“真正的教师”，并总结其三个特点：有自己的思想，爱读书，具体教育理念虽不一样，但共同点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而“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的教师，则被称为伪教师。

钱理群将这些“真正的教师”视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希望。“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不在我们这些教授、专家这里，所以要发现教师，总结他们的经验，利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钱理群推荐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为他们的书写序。钱理群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对于在学校不受重视、不合群的教师而言，是一种有力的声援，对马一舜和许丽芬等钱理群口中的“底层”乡镇教师而言，更拥有部分特立独行而避免格格不入的护身符效果。

2012年1月16日，马小平因操劳患脑癌去世，9月8日，一场有关马小平的追思会在北京召开，钱理群和那些文字之交的教师们聚首，并在会上动情地说：“我们是在寂寞和孤独中相濡以沫，我不能离开诸位，诸位也不能离开我，而且我们无需有更多的交往，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心灵的契合，而且得到彼此的支持。”



“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这些老师更丰富了钱理群对基础教育的认识和思考。梁卫星向钱理群写信，表示他的大部分学生都信奉“活着主义”，“唯一要务在于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尽可能好一些，不关心任何价值问题，为了避免价值风险，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在给梁卫星的回信中，钱理群指出，信奉“活着主义”的冷漠机械性人格的人，尽管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时也会进行无声而绵长的抗争，但如果发展成活着就是一切的犬儒哲学，就会形成盲目听命的顺民性格。

之后，结合王栋生总结的“如今少年已成精”，钱理群总结出“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概念。即一己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精致”则指高智商与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懂得配合与表演，善于利用体制获得自己的利益。

对于和教师们联系的裨益，钱理群说：“原来都是空谈的，现在和他们结合起来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开始慢慢地注意到体制。”

钱理群认识基层教师越多，发现越多“真正教师”的同时，他也对教育的基本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夏昆班上的一个复读的女孩，因为一次语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自杀；在此之前，这位女孩曾经考过语文单科全市第一，她得知喜讯后在雪地里扔雪球的身姿仍印刻在夏昆的脑海里。

“有一次她来我办公室看成绩，120分考了不到100分，当时哭成泪人走了，夏昆和他的同事们纷纷说，这娃儿太可爱；并转而训斥其他的学生，‘人家没上100分什么样子，看看你们70分还不到怎么怎么’，现在想起来，我们做教师的有没有责任？”

夏昆自责：我们是不是推波助澜了？是不是她本来只有那个水平，而我们一直在给她层层加码，编织幻想？

许丽芬看到过同事撕掉孩子们的作业本，也见过他们把作业不合格的学生们叫到办公室，不给桌椅，让孩子们在地上罚做作业，脚踢，并以“蠢猪、笨蛋、烂货，你这个垃圾”等词辱骂。

梁卫星是和钱理群交往的老师当中的最绝望者，他曾经因为上厕所被记缺勤而愤怒地撕掉了考勤本，砸掉了桌椅；他见过学校在过年的时候，为祈求好的成绩而争着去寺庙烧头炷香；他声称“这个（教育）环境对我来说就是敌人”，并不对教育改革抱有希望。他把教师们的各种丑态展示在教育小说《成人之美》里，被钱理群赞誉提供“观察和认识当下中国教育问题上的启示”。他还打算就学生和领导各

写一本，完成三部曲。

马一舜则最为愤怒，他指出校长为了提高学校中考的分数而将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指导了包括“摸耳朵选 C，摸鼻子选 A，摸眼睛选 D”在一整套作弊办法；教师们为了赚取辅导材料的回扣而拼命给学生布置作业；学生们在他勒令必须睡午觉的时候偷偷写作业……他告诉记者，他排遣负面情绪的办法之一，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教育的另一面。

十四年来，钱理群为基础教育奔走呼喊，虽然他自称这只是他治学中“很小的一块”，但甚少参加公共活动的钱老，几乎每次现身会议座谈，大多与教育有关。

种种的情况反馈和自己的观察，让钱理群这个秉持鲁迅“反抗绝望”原则的实践者越来越力不从心。

2007 年暑假，钱理群在一个大学通识教育的师资培训班上讲课，介绍二十多年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的经验和体会。会议结束后，一位大学教师提出要求，要钱理群举例说明“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的作用”。这一问，问得钱理群当即“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心中却隐隐作痛”。

而越和基层教师们交流，对基层教育的状况了解越深，钱理群就越是沉默。他先是完成了从思想者向实践者的转变，如今，他已拒绝再高谈教育理论。

“丰富的痛苦”

2012 年 9 月 8 日深夜，一群中小学教师在钱理群下榻的房间聚会。他们都是“相濡以沫的朋友们”中的一群，此番来京，在北京郊区交流经验，也像是抱团取暖。就像在北大无数个夜晚一样，钱理群被年轻人簇拥着，谈鲁迅，谈教育，谈人生，聊至深夜。

但在第二天的结束语上，钱理群告诉这些教师们自己“告别教育”的打算。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钱理群的告别语听来沉痛，但在和年轻的教师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给他们打气，“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钱理群的离开决定同样“告而不别”。他告诉老师们，他虽然告别，却并不打算走远，而是准备“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钱理群“教育之外谈教育”的观点则来自高仁山。高仁山是北大教育系主任，1928 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为李大钊之后的第二位遇难者。钱理群对其“超越教育而言教育”的观点非常认同。其要点有二：首先，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于建设是根本，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做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南辕北辙；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必须以社会的变革和建设为依托。

钱理群的学术生涯恰如在为这段他如今寄以希望的话做注，他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对自己和同代人前半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做痛苦的自我剖析和溯源，重新书写中国左翼文学史，探寻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与抉择，所做的一切，都超出教育，而又与国民性改造这一终极命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2010年5月，在高仁山墓碑揭幕典礼上，钱理群致辞讲话，似在总结他五十年教育生涯的失败和所得。

这个结局钱理群并不意外，早在2000年，钱理群就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中指出：“没有相应的社会的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很难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必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至于失望与否，2006年，在与梁卫星的通信中，钱理群便提倡过“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的‘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

无论如何，钱理群和基础教育十余年的“纠缠”即将告一段落。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但他不以为憾。他仍会谈到鲁迅，他喜欢提到鲁迅与周作人的区别：“鲁迅老说绝望啊绝望，他最可贵的一点是绝望还能反抗。”他用自己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已经“告别”的教育生涯，那本书叫《丰富的痛苦》。

附：理想主义者要学会毒蛇般的纠缠

小有可为还是可以的

南方周末：您本是一个大学教师，您最初介入基础教育的理由是什么？

钱理群：我最早关注中学语文教育时间是1998年。当时是两个动机：第一，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教育问题，是孩子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人到了老年一切都看透了，都很绝望了，唯一不敢绝望的是孩子，如果对孩子也绝望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还做什么。我要反抗绝望。

第二，大学教师到中学去，这是五四的传统，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都当过中学教师。

南方周末：那现在过去 14 年了，情况如何？

钱理群：从一个角度说，比我当初介入的时候要差。但是从另一方面又看到希望，我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一批中小学教师，我们发现彼此，他们是中国教育的希望。

南方周末：14 年都过来了，为什么最后还是要告别教育？

钱理群：2004 年、2005 年我亲自到中学去教书，得出一个结论，在现代的中国中学教育里面，应试教育之外的任何教育都很难进入校园，我现在再补充一句，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又变成一个就业教育，与就业无关的教育也很难进入大学校园。

因此我感觉到，我在中国教育改革中没什么事可做。在这种体制下做什么呢？因此就需要在教育之外言教育，所以要告别教育界，原因是觉得要做更根本性的思考。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就教育而谈教育了，必须超越教育而谈教育问题。高仁山强调教育制度的改变和建设是最重要的，教学方法的历史变化是次要的。第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必须以社会的改革和建设作为依托。

南方周末：您是不是过于绝望了？

钱理群：我认为当下中国，中国的理想主义者，特别需要孔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其实也是鲁迅的反抗绝望的精神。

同时，我们要自救、互助，好人要联合起来了，好人联合起来什么意思呢？好人联合起来做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我最喜欢用的词就是相濡以沫，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相濡以沫。我相信历史是合力的作用，大家不要只看着自己，我们这个小圈子自己在努力，其实中国很多人都在努力，只不过我们彼此不知道罢了。你要相信，默默和你一起做的有很多人，而且各人用各人不同的方式。

理想主义必然是丰富的痛苦

南方周末：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改革困难重重？

钱理群：现在的改革不是观念的问题了，变成利益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讲人文比我还彻底，但是他做的时候按照他的利益去做。教育形成了一个利益的链条，而这个链条非常大，不仅仅是教育行政部门，也包括和它有关的课本甚至家长。

现在怎么可能把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因为把应试教育去了以后，多少人饭碗就没有了，多少人利益没有了，他要跟你拼命的。当年我介入，为什么有些人死命要把我赶走，很简单，我触犯他的利益，他不是观点跟我有差别，触犯他利益他就把你赶走。

我是 1998 年介入教育改革的，我发现教育改革呼声最高的几年，恰好也是最糟